

詩

經

偶

箋

詩經偶箋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桑扈

舊說四開說一章得天二章得人三章在國四章在燕余意詩情本自聯絡首言受天之祐就今日之與燕志其寵也次言萬邦之屏就平日之在國志其功也功高者易以驕不戢不難故福愈多矣寵盛者以肆彼交匪敖則福相求矣祝願之中寓規儆之意正是盛世君臣光景審如是周豈有下堂之天子亦豈

有請隧問鼎之諸侯哉。

桑扈之有文章。興君臣之有禮節。樂胥二字。只呼過之詞。非謂以樂胥受祜也。爲憲亦非法。其屏翰法。其在國時脩已治人者耳。

鴛鴦

四章開說元無淺深。下之頌上。詞不一而足也。

畢則執以掩物。羅則張以待鳥。斬芻曰摧。飼粟曰秣。首二章以不一而足。理有固然。爲興後二章以馬爲人所養。福爲人所安。爲興萬年就福祿說。非壽者之

謂

頌弁

首二章各六句分上賦其事以興燕下喻其相依而欲其相親也未見既見重既見上末章詞旨哀惻以王者而有山樞宛死之感行葦伐木之意象杳然固知非盛世之詩矣頌弁本是賦伊何與下豈伊異人相應則興矣君子維寡有生前身後一切置之度外意注但當二字正解此

車牽

傳集 卷九 十一
時說一章追敘往迎之時原其始也二三四章是既至之時述其事也未章總始終而言之四牲二句即首章事觀爾句即上來教意慰其心即上燕譽歌舞意余意一章未見而迎之二三章既見而樂之四五章總是咏嘆之詞我心寫今以慰其心未有心之寫而不慰者也

雖無好友二句友朋相聚人生至樂淑女好逑固不在好友之下總形容相見之樂

首章德音來括望之也次章來教則見其有是德矣

展嫁及時也。碩女以德故大譽，卽韓姑燕譽之譽俗作稱揚未是。

三章雖無字不是謙意，只是望其相樂庶幾字亦與之之詞緊與雖字呼應，非食多寡之謂。鮮我覯爾猶云難得見汝也。

陟岡而折薪，折薪而葉溼，所得副所求也。高山人所瞻景，行人所履仰之，行之則心亦慰矣，故以爲興。

青蠅

蠅有二種，蒼蠅能遺蛆于俎豆中，青蠅則善點污人。

物變白爲黑營營二字狀蠅與讒人聚之成羣駢之不去。可謂盡態止于禁有窺伺在旁漸漸親就之意。首章以蠅對聽讒者故宜屬比。下二章以蠅對讒言故宜屬興。豈弟二字便有優柔不斷之意。此詩人下語妙處。

賓之初筵

首二章言射祭而飲者之善。以發自傲之端。三章言飲者始治而終亂。四章則極醉者之狀而詳言之矣。末章所以戒也。

首章上六句是未射時事。下是方射時事。一射中有
三次飲酒。飲酒孔偕。未射而飲也。舉醕射而飲也。祈
爵方射而飲也。凡飲酒者皆如射而飲。安有酒禍。是
詩中意。賓之初筵。未射先行燕禮。所以安賓也。司馬
司正。三耦衆耦。非一人。故曰左右。籩以盛穀。豆以盛
核。凡非穀而食之曰殽。蕭一而不喪德。喪儀。是曰孔
偕。旣安賓。則將射。鍾鼓旣設。遷之堂下。東階旁。以避
射位也。舉醕射時。主人有舉酬之禮。逸逸往來交錯。
有次第也。舉醕後。遂射。選其才之相次者。或爲三耦。

或爲衆耦故曰同發矢能中是呈已之能故曰獻以
祈爾爵各人心中如此不惟勝者有此心不勝者初
何嘗無此心亦可見其各各醒然處矣

二章上七句是祭時事下是祭而飲之事徐玄扈謂
錫純嘏而上是主人獻尸子孫三句是子孫獻尸賓
載四句是賓客獻尸各章內俱有尸酢之爵便是祭
飲亦通依前說拆分之簫舞三句樂也百禮三句禮
也禮樂具則純嘏錫此一段總主人奉祭事不重重
下面祭而飲上而祭飲即於子孫賓客獻尸中見之

籥舞在廷。言文舞則武舞可知。笙鼓在下。言笙鼓則八音可統。以洽百禮。有作以樂合禮者。不必上作樂。已衍烈祖。何至此方合禮。只開說百禮兼祭中禮文禮物俱包在內。其規模之廣大。故曰壬。條目之詳。忠故曰林。壬林即既至矣。與祭有子孫。子孫皆樂於趨事。洗爵獻尸。以展其能。及尸酢以爵。乃受而飲之。此見子孫之與於祭者。無一人不飲也。助祭有賓客。賓手挹酒。將以獻尸。而賓客中所携佐食之室人。雖不敢自獻尸。亦爲賓再酌。而加滿其爵。以有事爲榮。酌

彼康體之爵以奏時祭之禮斯時也尸飲乎三賓飲乎一此見賓客之助于祭者亦無一人不飲也凡飲酒者皆如祭而飲又安有酒禍也

三章未醉既醉備述飲酒者常態然舉未醉正是點次既醉處四章乃極陳醉者之狀未六句又若閑說道理以致其咨嗟儆戒之意兩章語本無倫序讀者正不須紐合分串然照本文叠叠說去懲創之旨自見不知其秩秩字即指上抑抑反反言末章反耻以上設法以防之式勿六句致告以恐之三爵二句丁

寧以戒之皆是狀不醉者欲告醉者之意。式勿以下
皆本上反耻來。詳諷此旨。想見他醒眼旁觀。羞愧情
狀。分明目不忍視。中不能安。拊心跌足之狀。宛然在
目。此等俱非實話。全要描寫意。况數句一直說下不
斷。俾出童叟。蓋人至於醉。雖監史二官不足糾其失。
凡諸義理之言。俱不能入。即此兩言。分明是對醉人
說話。古人模寫情境。傳神肖象如此。

首章賓之初筵。與三章賓之初筵。各就本章下面飲
酒說。若把三章初筵。組合首章。則古人射而飲者。亦

有喪儀之事。大失詩旨矣。

衛殷墟也。康叔衛始封之君也。妹土染殷之俗。而武王之封康叔也。惓惓以沈湎荒腆爲戒。以剛制劫比爲勸。意念深矣。賓筵之作。其真能率由祖宗之訓者與。

魚藻

萍藻魚所比。網罟之所不能及也。魚養于此。乘流噉波。數見其首。數掉其尾。樂之至也。豈樂飲酒。要見杯斝之間。太平無事。君臣相得。所謂樂以天下也。有那

其居。則儼然苞桑之業。居重御輕。山河表裏。四海九州之所輻輳。九夷八蠻之所景屬。不止於飲酒之樂矣。

小序云刺幽王也。魚之瘠者首大而尾長。故以爲興。按六月而下。皆爲變雅。而朱傳槩反小序。審如朱傳之說。則桑扈采菽諸什。宛然蓼蕭湛露之篇。而魚藻鴛鴦亦較之天保。猶爲渾厚和雅。不知篇什。又何以置十月繁露諸什之后。留此商之。

采菽

此詩首章述諸侯之來朝而錫子之。二章敘其來朝之儀。三章之匪紆以入覲言著其康侯之節也。四章之殿以平日言著其社稷之功也。末章就上恩遇福祿而咏嘆以結之。時說四章受福宜然。五章受福必然。二字註中雖有之紐傳合經不知何解。即首章錫予或以爲迎來之時而議送往之禮。不知作詩者先後次第安得拘拘如此。三章已言彼交匪紆而未又言亦是戾矣。豈不更顛倒乎。

象路賜異姓。金路賜同姓。衮畫龍於衣。九章之第一。

章也。自公而下，隨其等以降。黼黻于裳，九章之第八
章也。自子男而上，隨其等而加。衣有五章，裳有四章。
但言衮黼各舉一耳，雖無子之口氣難體。如今人說
饋送雖無他物，惟有這幾件物事，然但有如此殊不
足盡我意思，要見馭幸之典，自應乃爾，非殊恩異數
也。

二章追其始至而喜之，車行則旂建，馬動則鸞鳴，是
一。串事載駢句分言之，則二爲駢，合言之，則四爲乘
也。末句承上三句來。

三章正八觀事匪紆句最重獨言赤芾邪輻者觀君
行禮芾以利拜跪幅以利趨踰舉二者以見其餘耳
天子所予予字不指首章錫予宜虛看天子褒予其
臣必有言以將之故曰命福祿又就予命上推開一
步看首章方以爲薄豈有即此爲福祿之理

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入則龍光出則屏翰
故曰殿天子之邦平平左右猶有客之追琢其旅也
優游忠愛自然之意君尊而臣卑者固有局迫疑畏
之形君弱而臣強即如齊桓齊威晉文諸公之入朝

亦有跋扈揚詡之色如何說得優游左右之從與優游之戾皆是詩人用意點綴處見不獨君賢而旅亦賢不獨在朝敬而在道亦敬題外又翻出一段餘波

角弓

此詩刺王不親九族而骨肉相怨九族化之然王之聽讒又不親九族之由故末二章又以聽讒爲言首章角弓有張弛之道兄弟昏因無相睽之理當是反與曰無胥遠矣正訓之也下章遂緊承之曰汝之遠矣民即無不然者汝之遠是以遠教之矣民即無不

劬者三四五章正著胥然胥劬之事若曰世間好兄弟尚不爲汝所移不令兄弟隨風而靡交相爲病矣然世間兄弟令者少不令者多是以相怨一方各懷私利各有肺腸大抵小人之性不可一日無官又不肯各自安于官名位相爭不至共盡不已老馬章復終受爵不讓之意言其不自量如老馬之不顧其後不知足如食者酌者之饕餮無饜此皆爾之遠以教之乃至于此故七章復言王倡之薄則如教猱附塗不知所止教之徽猷則小人亦必羣起而附之以終

胥然胥劬之意。徽猶者敦睦之道也。屬者有合離萃散之義。雨雪二章。極言王之不能去讒。如雨雪之消于見。睨式居婁驕。使安處于高亢。敖驕之域。如蠻如髦。則中國有侏脩左衽骨肉戈矛之風矣。

家庭骨肉。惟寬容包涵最好。故以綽綽爲令。若彼此遞相責望。意思已自緊急迫狹了。安得不至相病。世間兄弟到相病時。節亦無他。故只是較量是非。只覺已。是。而。人。非。較。量。肥。瘠。只。覺。人。肥。而。已。瘠。私。見。不。化。動。至。乖。違。故。曰。相。怨。一。方。此。等。處。俱。曉。刻。人。情。至。語。

至于已斯亡如云到末後定至敗亡如今人兄弟爭財兩俱破敗讀之又令人聳矣。

菟柳

三章俱相戒勿朝之詞俾予俾字猶言假使也曷予靖之則正言何爲而靖之乎朝天子便是安靖王室亦非必如鄭桓之定平王于東都晉文之定襄王于邲也。

君之威貴有以養之無以養之則威神之極反成陵替臣之忠必有以作之無以作則疑懼之後轉成跋

扈此苑柳之詩。作天子所以下席。而周不復興也。千古
古人君體貌尊崇。至秦而極然。秦二世遂亡。又不獨
周之衰微矣。

都人士

詩人從離亂之後。經行都邑。流想當年。似及見都人
士之盛者。或厲王流彘。文物荒涼。詩人愴而賦之。亦
非文武成康之際也。詩中各章散散敘去。各章首唱
彼都人士一句。章末志其不見之感。無限悲涼。無限
悵憶。總是昔日目中景。今日意中事。低回欲絕。正如

洛陽父老想復見漢官威儀。唐父老說開元天寶遺事。侯景先所謂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哀感也。首章狐裘三句有三平者。有以容與言對者。俱亦不妨。總只見太平之世。物力饒。人文盛。故景象閒雅。雍容如此。行歸于周二句。言此時倘得行歸於周。則萬民之望集焉。歸者有味。人必去而後有歸也。二章臺笠撮笠。綢直如髮。宛然村落中樸茂之景。三章男皆珮玉女皆尹吉。宛然盡貴家大族舉止之風。綢直如髮。如而通言其髮密而直。不屑鬢也。尹吉甫之先姑。

蹀父之先言都人士之女皆大家風範也四章再以其帶與髮想象而美之末章又即帶髮上咏歎一番匪伊垂之匪伊卷之盛世景色風華件件綽有餘地只覺從風之帶如雲之髮飄洒優裕意思婉婉流露此等處文心詩景天工人巧俱絕漢魏而下文人斷不能道隻字也

采綠

此詩與卷耳載馳同例通詩皆閨婦思境采物不盈事以思奪也手方采綠忽念髮之曲局歸而膏沐此

中想頭暗暗轉動處。大可味。五日六日不可拘泥。如云說。昨日到今日。還不到耳。後二章總是思境付度處。言君子今遠出如此。倘使歸來。狩則爲韋其弓。釣則爲綸其繩。釣魚而出行。共觀之。相親相暱。豈至如今。怨曠然歸。果何時耶。只如此說。大妙。注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亦是亦不是。

黍苗

此皆從役者之詞。首章言召伯之勞。以引其端。二三章則自道其相勸。而慶幸之詞。四章則又歸美召伯。

以終首章勞之之意。末章曰王心載寧，見不徒能恤下情，亦慰君心。明召伯之功大也。

二、三章舊有謂行者自相勸勉，必謝功既成而後歸者，有謂召公勸戒之詞者，還是行者共相慶幸，言拊循有召公，我輩無有他虞，維持功成旋歸而已。我係四件俱就人說，有負任者，有推輓者，有御車者，有服牛者。

肅肅以規模形勢言，管董治之也。烈烈以趨事赴工言，成鼓舞之也。原隰就疆理言，泉流就溝洫言。

隰桑

此詩大意與菁莪同例其樂如何欲自言而不能也云何不樂欲自止而不能也德音孔膠既見君子則喜其德音之契膠固而不可解舊說指好賢之譽尚淺。

末章文氣連說不斷遐不謂矣與中心藏之一正一反真情懇惻宛轉曲盡味其語意更有一段不啻其口出氣象隱然言下本不欲忘又却說何日而忘俱詩人形容之妙註中數語可謂傳神。

白華

通篇惟之子無良二語稍露怨意。餘俱憂念之詞。
白雲露彼菅茅。當作霞露之露。非雨露之露。

鼓鍾二句。舊比誠意不足以動王。還是言宮闈之事。
不可掩爲長。

黃鳥

此詩總是望人以意氣之事。比意與碩鼠采苓同。關。
口托黃鳥爲言。下便順文說去。直言已志。不必更補。
正意止丘阿倦于飛也。道云遠勞未已也。飲食望其。

周恤已也。教誨望其指引已也。後車望其振技已也。

瓠葉

豐以宴賓者。魚麗是也。易鼎之象曰。大烹以養聖賢。薄以待賓者。瓠葉是也。易損之象曰。二簋可用亨。

獻酢醕。只當飲字。看似不必拘獻賓酢主導飲等節。次然亦要見不因物薄而酒一行即止意。

漸石

征夫驅馳險遠已自難堪。又崎嶇淫雨中。其苦何極。然采薇杖杜。下不自言而上言之。至於征夫刺刺自

訴而上之恤下。下之忠上。俱杳然矣。

山川悠遠二句爲節。有以維其勞矣。總頂上二者非卒字狀險峻可畏氣象。沒字狀深箐懸洞杳杳深入之意。曷何爲也。下日不遑出正足上意。杜子美行色遁隱見人烟半有無。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可想此景。

豕性負塗常時白跡亦污。今羣然濯泥而白跡見積雨多停潦故也。月水之精畢好雨之星月離畢又將雨矣。此說於經傳俱合。但于訓義稍左。要知訓義乃

總說不必牽滯以失經旨。

苕華

此詩不盈數句。而三覆一過。國勢之危迫。人情之愁苦。物色之凋殘。皆瀟然在目。苕華柔脆之草。其青其黃。總不能久生。比周之將亡也。牂羊以見陸產。三星以見水物去。無羊魚麗之風遠矣。人可以食。二語令人酸絕。

何草不黃

一章盡人之力。二章盡人之情。三四章承言如此。豈

非以禽獸待其民乎。

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言有棧。乃言車之狀也。以實字當虛字。如朱轡鑣鑣之類是也。

一說棧閣也。閣木于車上。故謂之棧車。役車駕牛。棧車駕馬。今以遠征。非牛車所能任。用駕馬之棧車。而實役於民間。故毛氏以爲役車耳。此賦於公乘之外者也。民困極矣。

詩經偶箋卷之九終

詩經偶箋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大雅

文王

此時周公所以戒成王。通章總述文王以德受命。而
后王受祖宗之命者。祈天永命。須法文王。總重文王
之德。上文王之德。四章之敬。盡之於昭之神。不已之
聞。皆是也。文維受天之命。故子孫臣庶。世世相承。臣
庶子孫。不並。既以周之臣庶。映帶周之子孫。又以商

之子孫臣庶映帶周之子孫臣庶總是揚挖文之新命處而五章王之蓋臣忽唱此二句說到法祖以明相戒之意正是文字喚醒精神處法祖無他只是法文之敬便是筆脩厥德德即敬也永言配命永言即緝熙也宣昭義問即不已之聞也法祖則得天得天則不至如殷之喪師隕命盪殷亦是說法祖中文字映帶處隨機湊泊宛轉關生而未以天之無聲臭歸到儀刑文王上與章首於昭於天正相關照文維於昭故得天後人法文王卽所以法天萬邦孚得人卽

所以得天。詩旨自明白痛快。舊說以命周絕商監殷法祖分截牽紐反增纏繞蒙其生面矣。

首章反覆言以德受命贊嘆不已故屢言之總是一意陟降二句註作推原看今以贊歎語意會之不過將文王在上二句再說一遍如云爾看文王現今何在真是一升一降不離上帝左右此是何等昭著已微逗疊疊精神矣。

二章首言德之顯未言所以顯今既没而令聞不已正是文王顯德處首言命之時未言所以時今陳錫

于周而福其子孫臣庶正是文王新命處。疊疊二句尚虛。虛說四章敬止句乃實指之。然疊疊強勉正敬止之意也。陳錫句該下五句須重講。福文王報子孫臣庶俱所以福文王也不顯亦世不指富貴言所謂代有聞人耳。

三章時說世之不顯是已然事不顯亦世是未然事看來亦相承語無大分別也。世之句一滾直串到之。植住時說傳世之顯就今日周士子孫言厥猶以下就周士言大費周折厥猶翼翼亦敬德也。思皇四句

承此句敷釋之。文王以寧其神安也。楨築墻所立
兩木也。亦謂之榦。才謂之榦。榦今皆誤寫作幹。

四章穆穆非就外之德。容言文王之敬渾然無迹。莫
可形容。凡人內不敬外不莊。則必輕躁淺露深遠之
意。維純敬者有之。光明者敬之本體。緝如緝麻之緝。
連而續之。使其常明不昏。敬德純矣。假哉天命。卽所
謂其命維新。歸重文王得天不重商家命去悽惻上。
五章侯服下緊接以天命靡常。亦見警惕之意。膚容
之美也。敏應事之疾也。黼周與商同。冏則商制。雖是

尊禮先代亦有垂戒意在無念爾祖只就蓋臣言戒王在其中亦須說得渾融有謂不能法祖後將服周之服助祭他人等語者詞雖激切大欠渾融

六章聿脩厥德只是敬永言配命只是緝熙其敬念祖不外脩德常脩德所以配天命多福亦只在配命之中此詩八命字此命字獨以天理言餘皆以福祚言自求多福自字分明皇天無親祖宗無權說得恁地懇切殷之未喪師語意含蓄不說到子孫覆亡上去蓋周今日鼎盛正如殷未喪師時耳意味深

惻又說得他可思。

命之不易就上語作勢卸下爾躬直說成王義問宜昭亦欲其如文之不已也有虞殷自天譖意連下不屬監殷上說上天之載是又別起一話頭以轉下法文王意非以上天之事爲興亡之事也若只以廢興禍福言則天又何難度之有此詩首末俱有天字大可會儀訓表如儀表然刑訓法如律令然

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二句一篇綱領首章述天人相

與之機。說來十分痛切。二章以下述文武以明明之德。受赫赫之命。文武是周家極大關係人。故各本其誕生之自揚。纏而言之。末二章牧野伐商。則赫赫之命集矣。舊以明明在下。屬文王。赫赫在上。屬武王者。固非。近皆以二三章謂文王以德受命之事。四章至七八章武王以德受命之事。世皆從之。若論明明之德。周自后稷播種。粒我烝民。公劉以來。代有明德。豈獨文武。若論赫赫之命。天心默屬。當其未生文王時。邠鄔之鼎。氣數已定。豈待文王。然凝眸受錄。坐明堂。

有天下。畢竟在甲子觀兵之後。文安得有赫赫之命。三章受方國事。不過舉其當年錫弓矢。三分有二事耳。通章合文武觀之。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自見不得。截然分析。前面文王言德亦言命。所云有命既集。命此文王正就天心之默屬言。從後面看出後面武王處竟未說到德上。詩人本自負融讀者。安得別尋支節如此。

首章天難諶斯。緊頂明明二句。非與不易平對。維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豈可信者乎。天不可信。故維王

不易維字語脉喫緊言天下安危禍福維天子爲甚大也天位則非藩封殷適則非支庶如此亦不挾四方使字更說得凜然可畏

二章一意歸到生文上自湯以下曰商盤庚以下曰殷就父家言之曰來嫁自夫家言之曰嬪互文也

小心章正是徵文德盛處不可以此爲文王受命之事。小心翼翼是敬止樣子。寫生處像心體之斂藏細密非畏懼之心也。翼翼亦是本體如此不着工夫恭慎二字尚替不得。故注曰恭慎之貌。昭事四句。舊以

得天得人平看。看來昭事上帝正應明明二句。關照有情不回。又從昭事句推出方國之受。又多福中事。天監在下二句。不可草草看過。回顧章首主腦貫通。後面血脉正在此句。有命既集。即代商有天下之命。天眷周德。此時已萬分堅決。萬分停當。乃生武王以誕受之。武王特應期而出者耳。故不日方集而日既集也。此合下章俱是文字波瀾處。不甚緊要。

倪天之妹言太姒之德。若與天相伯仲。然句法妙品。文定句婚禮之始。親迎二句。婚迎之終。

有命自天五句。卽上文之意。而重衍之。猶古詩換章疊句體。有太任。又有太姒。故曰續生文王。又生武王。故曰篤兵本陰謀逆德。以應天順人。行險而順。故曰變變。字字法妙。品保保其身也。佑助其行也。命命之爲天下君也。

七八章所以終變伐大商之義。上章陳兵時事。下章交兵時事。革車三伯。乃有此氣。談丈人師師。乃有此英邁。可見武王師中氣象。旣曰變伐。復曰肆伐。變則以和言。伐之德肆。則以威言。伐之功維德順天。惟功

救世當時只誅紂。污濁便除。氣便清明。故曰會朝濟明。此所謂受赫赫之命也。

緝

子孫頽墜先業。多由不知先世艱難。侈大豐亨。習爲固然。故周公戒成王。既咏七月。復陳瓜瓞。七月居幽時。事民事之艱難也。瓜瓞遷岐後事。王業之艱難也。詩意直自祖宗微時。推到後日興王。舊說厥問。以上言太王之興王業。棧樸以下言文王之興王業。其實聖子神孫。積累有漸。只叠叠相承說。民之初生。與文

王。厥。厥。生。相。應。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由。此。而。遷。岐。由。此。而。服。昆。夷。由。此。而。虞。芮。質。成。有。興。起。之。勢。矣。固。曰。文。王。厥。厥。生。以。終。瓜。瓞。之。比。其。敘。太。王。獨。詳。正。欲。成。成。知。王。業。之。艱。故。也。未。又。另。發。一。意。以。及。文。王。得。人。之。盛。蓋。又。見。祖。宗。既。能。脩。德。又。能。用。人。蓋。知。創。造。之。非。易。矣。

傳中其國甚小二句不謂太王小文王大蓋太王迂岐而前已自漸大至文王而極大觀後作棫四句可見。

綿綿瓜瓞。比意以一句該全詩。又是詩中一格。文王受命如瓜之成。太王未遷岐前如瓞之小。既遷岐後如瓞之綿綿。引蔓徑。趕到厥生止。然在首章則首章之比。以瓜之大始于瓞之小。比王業之大始于漆沮之小也。民之初生未便是太王時。還是太王以前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此一初也。自土沮漆又一初也。由其中微而復振。若初生者然。見先人之德之不可忘耳。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爲之。謂之複。若高土則鑿爲穴。謂之穴。皆如陶然以陶去。

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未有家室兼民居并包下宗廟門社官室在內此章之太王不過自公劉沿及之下始言太王事

二章三章有謂形容其草昧時卜宅相地精神風采一一可觀者章旨只重太王創造艱難上此尚是餘意又有謂至於岐下不可言擇取意恐碍下文詩人之意亦不如此拘拘下文分明言土地之美則說歷覽山川不如岐下亦復何妨來朝朝早也猶言早早來云耳爰立姜女此處點內助與末章推功四反俱

是開。荆。大。關。係。周。原。二。句。驗。之。物。爰。始。句。謀。之。人。契。
龜。句。卜。之。神。曰。止。曰。時。言。可。以。止。於。是。也。

四章乃者始事之詞篇中凡十三見俱可味慰止左
右居民也疆理宣私授田也慰之使無故土之思止
之使無新遷之苦左右是分布其居乃周原之左右
非公官之左右也疆理與信南山章同解宣時謂給
廬舍註一作布散而居一作導其溝洫還是溝洫於
田事更合于宣義亦合私則芟夷墾闢之功也周爰
執事即申上意不必更開說

量地以成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故次召之致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故次召之俾立室家包下廟堂門社說其繩則直三句有專指作廟說者未是三句總是將所管建者定其規模如分別何處是廡庫何處是宮廟何處是門社揆其基址方面則繩以直之案七坦墉則版以載之特其所先營者宗廟耳故曰廟翼翼。

朱子曰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官室前一區爲外朝凡朝

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焉。此國君都邑規模大畧也。

棟之六句。正就縮版者詳言之。只味陲陲。薨薨。登登。馮馮。幾字。而築牆之聲響。宛然在目。陲陲是盛土之人衆。薨薨是投土之聲。衆登登是用杵聲之相應。馮馮是削墻之聲。極堅。纛鼓以鼓役事。鼓不能止。非謂不能止人之力。作人心競勸。鼓自不勝其擊。且如有不能相勝者。然字法。

官室之郭門曰臯門。官室之正門曰應門。社祭土以爲壇。植木以依神。有壇而無屋。故曰冢土。三乃立字。明始建也。戎醜攸行。是未然事。以上三章皆營建之事也。

柞械四句。要看得好。祖孫相爲首尾。自太王說到文王時去。然不得過爲分別。周公歷敘世業遺却王季一段。舍在木拔道通內。特不明言耳。四矣字見不期。然而然之意。維其二字有只知衝突避去不暇爲謀之意。

文士蹶厥生。正逢應首章。初生歐陽公。曰初誦太王。
遷岐。遷岐後。乃曰文王蹶厥生。事不接文。不屬如連。
山斷嶺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最是文之高致。蹶字。
王氣勃然奮起如厥之未拳如竹之初籜。怒生之象。
從筆端描出。正與瓜瓞光景關生。可味可思。質成不。
是蹶生之事。特拈出言之。此正訟獄者不之商而之。
文王也。四友是文王當日事。更借此作一點綴。作一。
收拾于文字。既有餘波于作詩勸戒之意。亦無遺義。
然亦不得全歸重四臣失作詩大意。此等處善說詩。

者自然得之耳

棧樸

首三章言文之得人後二章言文之得人由于作人
綱紀之化正左右之所以趨也

濟濟以容言是贊詞雖根德來其實當不得德看左
右字包下髦士六師在內然不可認趨文王者只有
此兩項人

二三章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助祭行師言之奉
璋王執圭瓚以行正裸諸士各執璋瓚以助亞裸也

用圭瓚統六師是王者事。文王時未爲王，當無此事。須知此二章只是形容聖德得人，偶拈此二事，非必實實奉祭，實實于邁也。峩峩就奉璋，時容貌言之于邁，泛言君行師從，自是常理，不必征伐而后六師及之也。

四、五章作人則教行矣，綱紀則教達矣。雲漢維大，故成文于上，興文德維壽，故成化于下。作人是周王去振作人，勿作人化說。追琢金玉，舊以文質對，余終覺興意不愜。卽傳中三至字亦是蛇足，余意追琢卽以

追琢此金玉。說以金玉之質。追之琢之。故能成章。以
勉勉之德。綱之紀之。故能及四方。須共參之。勉勉即
文王章之所謂敬止也。臺臺也。綱總而舉之。紀詳而
理之。朱子謂四方皆在他線索內牽着。便動精甚。

早麓

棧樸言人心之自趨。此詩言天心之自福。無非見其
德之盛處。二章皆多興少賦。故曰詠歌。舊說首二章
德足以得乎天。三章德足以感乎人。四五六章德足
以感乎神。非也。首二章天字固屬添捏。卽以作人爲

感人亦屬難通。通詩重豈弟。上此是咏歌文德。故不必實指其德。只從其德福相因處。反覆贊歎。不必疆分肢節段落。豈弟君子。每章喚出維清酒章。無之。此蓋合瑟彼章以足其義者也。首二章言君子以豈弟受福。卽以自然必然分說者。亦似不必三四五章言君子之作乎人。勞于神者。君子爲神人之主。神人之協。皆君子之福也。首言干祿豈弟。而末乃以求福不回足之。正與首章相照。干之以豈弟。則是求之以豈弟。福以豈弟求之。可以爲不回矣。

干祿豈弟句法妙品。君子無干祿之心，而有干祿之道。凡天地間種種福祿，不過是和順之氣所凝成。而聖人一身溫良易簡與和順之氣自相湊泊，故不期福祿而福祿歸之。蓋聖人者理氣之所統會，理合于已，氣全于天，其道然也。

鳶飛二句注中說鳶魚處大自有味，作人與前章不同。前以周王之作人言，此以人之感化而作言也。勞者眷顧保愛，使得爲善之利，不虛作德之勤也。

思齊

舊說依註皆母。妻並重。看來首章專美太任。以爲文王之聖之張本也。言此思齊之太任。乃文王之母。上以致孝于姑。則媚愛太姜。以盡婦道。下以示法于婦。則能使嗣其美聲。不媚妬而子孫衆多。以見文德之所由起也。維其有所稟受而來。是以格先而鬼神歆之。齊家而家國順之。畧舉二端。幽明之理。盡是矣。因推而進之。見其所以格神齊家者。一德耳。其德之純在官則爲和。在廟則爲敬。境固有顯。非臨不臨所可分。文自無射。無保不保之可二。總見其德體自然處。

下二章又承此而形容其居身與作人之妙。戎疾二句困而能亨。文之德不以人而損也。不聞二句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文之德不以人而益也。無斃卽三章意。無斃於此譽髦於彼矣。此詩言文德皆聖人極致之事也。第三章純亦不已也。四章從容中道也。五章至誠爲能化也。

惠宗公乃平日所行克肖其德。不在祭時言子孫顛覆典刑。前人憾之曰怨。子孫愚騃不肖。先人惜之曰恫。刑于管下三句。重人無不化。不重有序。上家邦卽

是天下國自爲政家自爲俗。此可証家邦二字之義。肅雖俱在心上看。惠近雖而在官。曰雍雍刑近肅而在廟。曰肅肅所謂時措之宜也。不顯二句最難體會。文王之心只是臨保。若說因不顯而加臨。因無射而加保。蚤已加一番提省。豈所語于文王之德之純。不顯句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無射句是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四章俱就行事上說。文王未始棄前聞。黜諫諍。然文王畢竟未嘗借力于此。故曰亦式亦入。

有德者行道而有得也。有造者磨琢以求成也。譽髦字。余意二字平看。聲名之著爲譽。才德之美爲髦。註似強。

皇矣

此詩舊依總注。一二章太王。三四章王季。五六章文王。伐密七八章文王伐崇。非也大雅自文王至生民。皆詠述祖德。明周家受命而王之事。以成成王。此篇各章俱以帝言見周之所以受命而王者。一本于天最宜著眼前綿綿章意在敘王業艱難之由。故詳細。

在太王遷岐而以文王爲餘波。此章意在敘王業盛
大之由故。詳細在文王伐密伐崇二事。而以太王王
季爲緣起。凡讀書須看古人下筆意思所在。雖千年
故紙自覺靈通。如此着眼。便敘文王處亦是敘周業
之興原。不爲文王。但詩人語氣却倒注在文王上看。
他敘王季着自太伯王季一句。便見分曉。作邦卽上
與宅之命也。作對雖不言文王。意實指文王也。自太
伯王季言天之命文王。自太伯逝去。王季嗣位之日
已定。詳玩朱註。此老亦未嘗指定王季人自放過。至

下章比于文王一語則又陳倉暗度函谷宵征已明
明逗出人于此特未着眼耳伐密伐崇二事是文王
當日聲靈振動處在文王恭行天討爲方伯則脩方
伯之職正是其服事處然實實周家氣勢漸張大干
此故特及之

皇矣四句是一篇提綱然尚虛虛說下纔及眷周事
維彼二國至受命旣固固是說太王然意在引起文
王且反覆含咏維彼二國六句風旨卽不啻公劉由
戎翟而商由幽而岐俱隱隱在內乃眷西顧二句始

是太王時事。皇矣二句。泛言天之臨下。至監觀求莫。方說到立君爲命。太王張本二句。極重。下二國字。四國字。西字。俱與四方應。究度字。顧字。俱與監觀應。二國雖泛言夏商。寔暗指桀紂。總是形容周德得天將。推有周。故抑二代。太王當祖甲時。紂尚未生。桀更無干。猶崧高美申。而及甫詩言。固不甚拘拘也。上帝者之。尚未說着太王。然反覆數語。總趕到末二句。去者註訓致。猶言取也。式如格式之式。廓如匡廓之廓。作屏脩平。是去其死存其生。攘闢啟剔。是去無用存。

有用。遷明德二句。承上八句。是一套事。而天立厥配。另是一意。受命句。總承上說。

帝省二章。人泥爲天命。王季看本文上。連太王中合。太伯兩提維。此王季趁入比于文。王線索了。然何等。手眼省字妙。卽上監觀。意斯拔斯兌。卽上作屏諸句。之後開闢如此。正太王時事。作邦作對。有此邦無此君。則邦與誰對。對字字法妙品。若非暗指文王。而專屬王季。則太伯豈不能當此邦者乎。詳言太伯王季讓位之事者。使太伯不讓。則世統不及文王。使伯讓。

而有以兄避弟之名。季受而有以弟先兄之跡。太王必不肯奪嫡。王季又豈肯亂宗。亦必不能及文王。維太伯晦跡荆蠻。王季以長兄不返。不得已而代主宗祧。可見聖賢作事。可讓則讓。可受則受。無意無必。無爾無我。無假托。無避忌。其于天親之愛。鞠子之哀。分毫無損。推而論之。堯舜禹之受。投不過如是。箇中父子兄弟。相知相成。深處當時。人不能知。後世人不能到。使王季稍以形跡自疑。遜而不居。反不是。因心反是不友。上逆天命。中墜先業。下違兄志。反薄靈長之。

福不是篤慶於國反掩泰伯之讓不是錫光于兄四句三則字語極緊正是言王季之德而爲天作對之意一順說去自在奄有四方是文武事亦見是王季貽之者故云云

度心猶云天縱猶云天牖其心度物分明是心而云帝度清靜正言德音而曰貊其只是歸之天意明其爲天所眷耳克明以事言克類以人言克長以教言克君以治言克順以人無不照言克比以下無不親言王此大邦是申挿句靡悔只于今爲烈之意受社

卽與宅作對是施孫子卽奄有四方是

五章以後皆言文王武功而冠以心體語者聖人之
事功卽聖人之心體也凡脩征伐之績者不過欲弱
敵強已思伯思王師旅欲其張皇聲威欲其振耀此
都從畔援歆羨聲色夏革中來功名愈高道德之意
愈微矣故曰登道岸曰順帝則兩申帝謂文王又見
其奉天而伐暴也離于我曰畔附于彼曰援歆物有
以動我如鬼神之居歆形未交而氣已接也羨我之
慕乎物如行炙人有欲炙之色也人心卽道心無之

卽是道岸矣。利欲之溺人如沉深淵。如汨頽波如濡泥淖。故曰岸。猶釋氏之言彼岸也。文爲方伯屬國相。侵損已之威。失人之望。故曰篤周祜。曰對于天下。

依其在京只依注。安然周京未親戎事。便是有依字。以心言太腐。陟彼高岡。提起高岡句。高岡上有陵阿。下有泉池。旣陟高岡。則無敢陳于我陵。我阿者無敢飲于我泉。我池者中二字不過衍文。登遇有云我陵爲我阿。我泉必我池者。殊俗僂牽強之見。密服而歸者。日衆。故有鮮原之度。萬邦以諸侯言。下民以百姓。

言然文王只遷豐伐密遷程只汲冢周書有之姑照舊講以俟查考可也。

此章言文德總是自晦不自用之意在人爲明德在天爲帝則無兩物也聲色夏革皆知識之用也不長不大宜說得圓非猶有聲色夏革而但不長不大之云也聲色夏革化由于知識化知識化則帝則順而德明矣有拘注作兩層看者反似未暢仇方與葛伯仇餉仇字同旨若謂崇侯之讚文固仇之反看得文王太小且崇侯譖文事雜史記有之未必非太史公

因此詩傳會之也。鈞授所以登城者，臨衝所以攻城者。

八章正伐崇之事，言言佻佻，妙寫驕悍不服之狀。執訊攸誠，不過備其人耳。類天以討罪出于天也。禡神以兵法出于古也。伐聲罪也。肆縱兵也。絕殄其世也。忽滅其國也。緩攻宜悔，滅國宜拂。無悔無拂，想見王師氣象。

靈臺

此是櫟括民樂之詞，以爲詩。所謂民樂，只是隨君所

有而喜談樂道之。只須就臺池鐘鼓寫得斯民樂君
意出直覺有天下太和萬物咸若氣象。有疑臺沼鳥
獸與辟雍學校並舉者。鄭氏謂辟雍及三靈同處在
郊當是。

經始經度之始也。經謂度地定基度。謂設表正位。經
始攻之。勿亟子來俱一時事。攻之是已來也。不日成
之是成已亟也。下只咏歎上文形容至德之世上一
味愛惜百姓。下一味踴躍君公光景耳。然此等光景
都緣文王平日感民至此。若說因文有勿亟之令始。

動子來之誠不維道入驩虞且聖德意重民樂意輕亦失詩人之旨矣

二章囿沼俱承靈臺說登臺而在囿在沼而觀沼也
三章簨諸說俱謂懸下賁鑪者非是賁鑪固列于東
西序簨是懸小鍾磬者今郡學有之其制固可覽而
知也植木爲簨橫者爲桷加板于桷刻之捷業故曰
簨業畫采于業曰崇牙縱縱然有文故曰維縱此懸
樂者之制周也賁大鼓也列東序鼓字衍文鑪大鍾
也列西序此統樂者之制偉也於倫二句意串而文

平於樂。辟雍不是樂得其地。言以是樂奏是地爲可。
樂重樂上說。

末章首二句如古文換章。叠句演以成文。固咏歎不已之意。亦以起下二句。見此樂正未艾。耳人維心所喜悅。維恐其盡。俱是描畫民情處。

下武

武王之事。本與三后相反。此詩開口說王配于京。下而求德作孚。孝思順德。種種與配京關照。蓋周家兄弟父子之間。王季與夷齊分讓。不讓兩局。王季不讓。

便是友讓。便不友。君臣之間。武王與舜禹分征。誅禪受兩局。征誅便是孝。不征誅反是不孝。武王化家爲國。化侯爲王。全是曲體先人。至孝處。夫子達孝之稱。正本于此。首章王配于京一句。是綱。尚空說。二章始發明之。世德作求。配京之實也。世德原是天理。配命是作求。喫緊處。此卽成孚之本也。三章就武王可以爲式言。然所以能式者。以世德作求也。作求處都屬孝思。故曰永言孝思。而以維則。詠歎之。四章以人應武王言。然人之應武王者。以武之世德作求也。人應

武王處都是應武之孝思。故又曰永言孝思而以嗣服詠歎之。五六章總裕後事。見孝思不獨可以配三后。而又以示子孫。子孫繩祖武處俱是武王有以貽之。不重子孫上王之配。京合此二章而意始全矣。有謂五章創守一道。六章天人一理者。非也。

下武世講作文武畢章于下文。牽強不安。余意下字對在天言之。三后在上。則武在下矣。下武造周而世有哲王。今其神在天而王配之于周京。似覺理順而文情亦暢。留此參之。

王配于京。虛說所以配者全在下面。

二章王配句再提起下之詞。世德在三后。武王亦不是步趨先人。循塗守轍作用。故曰作求有述而兼作之意。德與命非二。合着德自合着理。故曰配命。成王孚。卽中庸所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孟子所謂天下信之孚字。妙有會作信字看。尚淺。

三章成王之孚。連下須說得圓轉。旣孚契則實有相感者在。故不徒信之。必且式之。孝思思字極深。全在精神意用之。先有一段潛相往來。潛相征向者在。孝。

思卽上求世德之思。永卽配命之永。自人法之曰式。自我可法曰則。則字只就孝言。若必欲如武王爲天子。豈有此理。

四章媚茲二句。正是爲式維則事昭哉。嗣服不但就王業光大言。武王繼志述事。一腔心事對先人處。如青天白日。正大光明。故曰昭哉。

五章昭茲來許四字。兩截言武王之道。昭然于來世。如此來許。繩祖武亦如武之求世德。永孝思便是受祐。亦如武之媚茲。便是來賀。又是受祐中事。不平四

備文
方來賀則屏幹在天下故曰有佐

詩中成王孚式下土與配京嗣服只一意詩人只要發明孝以纘緒故其言不一而足不必疊作幾層

文王有聲

前四章文王遷豐之事首章敘其遷之之由後三章詳其事後四章武王遷鎬之事五章敘其遷之之由後三章詳其事文甚聯絡分明各章以烝哉結之俱就本章說

通求二句一氣不斷視民如傷兩言摹狀如見可謂

傳神之語。總見文王心在安民。則崇不得。不伐。豐不
得不遷。所謂遷豐之由也。

二章口氣落重。作邑上從武功說起者。爲作邑張本
也。

三章正遷豐作邑事。城因舊溝。邑稱其城。制度簡畧。
如此疑于棘欲。然實是文王追孝處。追孝無他。體先
人之志。不欲以土木累民而已。

四章王公只就作豐言。承天順人。承先啓後。便是功
處。攸同維翰。與下攸同維辟。要各像文武時勢。此以

六州言彼以九州言此是方伯彼將有天下

五章豐水二句不甚重如奕奕梁山之例說攸同維
辟亦爲遷鎬張本

六章鎬京二字提起下講學建都皆遷鎬中事也四
自字就鎬京言之

七章前鎬京二字已包此章在內非學校旣作又定
居之謂也四句一直說下重考卜上言王考卜以決
宅鎬之謀而龜果叶吉遂成之也

首章先發文王心事而後及遷豐末章則承上遷鎬

而發出武王心事。詒謀以遷鎬爲主。詒謀之事不止。建都幸學而二事已在其中。詒謀及孫子。又不必言矣。

遷豐而稱武功。文王之武也。遷鎬而稱辟雍。武王之文也。此亦微顯闡幽補抹幹旋之意。

生民

生民尊祖也。后稷爲周人之始。故南郊之祀。推以配天。前七章敘稷受孕降生。見棄之異。種植之功。俱見稷可以配天處。至末章始及尊祖配天之事。此詩不

用于郊祀時。而用之受釐頒胙之際。故多以后稷爲言。

生民。槩以周人言。猶云初生我周也。攸介攸止。亦是詩人常語。不必定是郊媒之地。夙訓。肅正寢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在燕寢之旁。生子必居側室。有不敢當尊之義。故云肅。

不圻二句。便見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二句。卽指郊禘之祝言。心無怨恫。曰寧。安享祭祀。曰康。或疑旣知爲上帝所生。何故棄之。不知此是後來追述之詞。詩人

自每章一義不得拘拘也。

腓字謂足不踐兒以足肚回護而過之如字愛然相者助五穀也天能生物地能養物而不能成物后稷開粒食之教于天下萬世有輔相之義與天地參者曰相此正天所以生稷稷所以配天處通章血脉皆會于此十寔字皆着力之詞要見耕獲初闢人民初粒之意所謂有相之道也有邠句重封邑以報有功不重主姜嫄祀上。

秬秠可以釀酒醴蘼芑可以供粢盛故曰嘉種復言

降嘉種者。因祭祀而更端言之。以起下文也。祀泛言。不止姜嫄之祀。

或春四句爲饗事也。載謀句吉蠲事也。取蕭二句求神事也。載燔載烈句獻尸事也。取蕭以祭內神。取羝以祭外神。周禮夏官註行山曰輶。祀輶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蒲棘栢爲神主。旣祭以車轆之而去。有謂祀輶爲五祀之一。言此以該五祀者。有謂祭行道之神。使無阻鬼神之來者。並存之。以俟考可也。燔爲庶羞。烈爲登豆。興嗣歲。就將來歲。歲相承說。

后稷肇祀三句形容祖德可謂婉而暢曲而實肇祀
正與前以歸肇祀相應見今日格天之速全賴祖德
惟稷配天維天歆稷南郊之祭可以事天可以事祖
按史記簡狄帝嚳次妃姜嫄帝嚳元妃而今以爲高
辛氏之世妃吞踐之說大覺妖異可疑蘇明允曰以
乙鳥降爲祀郊禘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吞踐
之事出于馬遷之疑詩而鄭箋又信馬遷之過是矣
然謂稷之弃無災無害姜嫄遂疑而棄之此終求其
故不得而傳會之說也洵之言曰莊公寤生姜氏惡

之。姜亦惡莊而止矣。况莊公以寤生惡叔段。必以易生愛稷。又以易生而棄耶。三代而上事。皆滅沒隱見。殊不可知。子由之論稷。又曰。虎豹之生。异于犬羊。蛟龍之生。异於魚鱉。又或一道也。竹王之生。剖中流。巨竹而得之。又况在開天之聖。洪荒之間。乎。始無子而弗之。既生子而棄之。弓韉之祥。甫叶而呱呱之子。數置于牛羊林薄之間。又不可解矣。

玄扈曰。六章以下皆言祭祀之事。本一套語。脈連接不斷。朱子以六七章爲稷之祀。末章爲今日郊祀。無

緣將一段事分爲兩截。有邵家室以上言后稷之功。已盡誕降嘉種以下。俱今日郊祀后稷配天之事。但祭天不宜祀行道之神。取蕭祭脂三句下。依鄭箋云。取蕭祭脂于行神之位。馨香旣聞。取羝羊以祭神。又燔烈爲尸。蓋焉自此而往郊。以興嗣歲云云。似屬有理備之。

行葦

此詩無先後次第。只是就燕飲事。歷歷摹寫。以見親親之意。凡筵几。傳御獻酬。飲食歌樂射飲俱。故事也。

詩中言之疊疊。正于言外。見其懇勤篤厚云耳。

首章勿莫二字相應有味。莫遠具邇。一正一反語也。肆筵授几。未燕時事。二或字宜玩。有於開燕之初。預擬何人當肆之筵。當授之几意。

二章以下俱燕時事。此章作四項分肆筵三句。侍御之盛。或獻二句。獻酬之盛。醢醢三句。飲食之盛。或歌句。歌樂之盛。鋪陳品物曰筵。藉之曰席。筵在下。席在上。設于筵之上。故曰重席。必者設席而已。老者則又加几。使有所憑。緝御猶言更僕也。或獻或醢二句。一

串下主獻而客酢之主見洗爵以酬之而賓終奠之
所洗之爵卽所奠之筭也。

旣燕而射卽席而後便云旣燕非燕畢時而後射也
序賢序不侮非以賢愧不賢以侮愧不侮只與燕之
人恐有一人不飲故假此以致勸酬之意。

曾孫二句引起下文之詞酌以大斗三句與邠之爲
此春酒思樂之旣飲旨酒同此稱觴上壽之常詞不
必向飲酒者推求所以壽之故以引以翼又另一意
不承飲酒說人老則智易昏故言引行易惰故言翼。

引翼只父老輩自相扶助不必說向王者身上數以
字有勸之之詞有德則日休故曰吉維祺便是景福
攸好德然後考終命

既解

此父兄所以答行葦大略與天保相類通詩皆感恩
祝頌之詞感恩既深故其祝頌語反覆重累不一而
足前三章詩人祝之後五章復以公尸之嘉告實之
亦不過見已之祝願者非臣子私情一人臆說耳福
不外祚胤兩事自其亨嘉和順言之謂之景福自其

光明盛大言之謂之昭明而有融高朗又自其昭明者極言之在後日謂之令終在今日謂之有俶總無二意卽公尸以下亦原非另生一番意多一樣說詞也。

首章景福卽含下祚胤意在內二章昭明卽接上景福來三章又接上昭明來有融高朗只是摹擬福之氣象如此萬年言其久不以壽言自我致之則曰以介自彼錫之則曰介爾。

其告二章言奉祭之誠正致福之由也所云不過上

景福昭明只拈出祚胤二字來滌濯之治曰靜新美
之薦曰嘉朋友二句助祭得人也威儀孔時與上句
不同上句就朋友言此以主人言不疏不數不僭不
賊曰時孝子只對祖考之稱不重孝字上誠敬不竭
謂之不匱合朋友孝子俱重君子上類者以類相從
之意德福相因爲類吉祥善事連類而至亦曰類永
即所謂萬年即所謂令終也

其類章室家之壺即那居意所以脩玄默而迓天休
者于是乎在蓋巷舍間道也

其胤二章將胤祚反覆互言胤祚原是相須胤而無祚雖子姓繁多而無承藉之地祚而無胤雖河山鞏固而無受亨之人此詩交互言之所以爲善頌善禱僕御必附近于人故福曰有僕孫子無窮之稱直骨後世在。

鳧鷖

天子之祭必取孫列之諸侯入爲卿大夫者爲尸故曰公尸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之所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五章一意首章而下不過反覆咏

嘆之凡言福祿寬說非謂以妥以侑尊之祖宗卽福也

鳧鷖二物皆居水中詩以樂得其所爲興興意或云止第二句或云至末俱無妨下四句緊承第二句說來寧來宜等字俱就燕時見之寧釋象神之勞也宜稱賓筵之盛也處得所安也宗尊之以賓禮也熏熏和也成就也言福祿來成就乎尸也爲猶助也言福來扶助之也下者自上而下易詞也福祿攸降以前日祭祀言來崇以今日燕飲言今日之福猶前日積

之更高大也。無有後艱。泛就后日言。非後日更爲尸也。

假樂

此公尸所以答鳧鷖也。詩意以禱頌爲主。只顯顯令德一語屬德。德福之本也。時講重此句作主。亦不必作此詩者。原主祝頌。以致其感荷之私而已。

時講俱首章述王者以德受命。下三章詳子孫之賢。以終首章自天申之之意。而威儀二章又專嫡嗣言之。看來亦多生支節。不若鄭箋後二章徑說時王更。

覺直詩人之體絕而實聯觸而更起原不規規牽滯
文義况致祝之詞但前說沿習已久姑兩存之

首章假樂句輕只如詩樂只豈弟云耳令德故民人
宜民人宜故受天祿末二句卽從受祿而申言之顯
顯德之光明也宜民者政教之善宜人者舉措之當
卽所謂不得罪於羣臣百姓也保如天保之保右如
左右之右命如命令之命又保右命之不已便是申
之。

二章因上言以令德受祿有干祿豈弟求福不回之

意故又曰千祿百福此句不過引起下文下五句言子孫之多而又賢正百福之寔也穆穆是德之溫恭皇皇是德之純精庶者宜君嫡者宜王作聰明者狹小先人制度好逸豫者棄置祖宗成法繼體守文出此入彼故又以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頌之。

三章抑抑秩秩無工夫總是脩德之驗凡國家制治必賴多賢之助率由二字甚有味凡人情相拂則怨生意相反則惡生意氣不合便委任不專便有姑舍爾所學而從我之意率由一心付託不以中制所謂

奉社稷以從如宓子賤治單父魯君曰今而後單父非余之有也君之有也陳平受金數萬斤行間于楚不問其出入如此纔是率由如此豈有不愛無疆之福爲四方之剛者乎

四章之剛句本上文來凡綱舉則紀自張故曰之綱之紀上備言子孫之賢可謂知所重矣此章忽入燕臣就從此生出羣臣之媚就從羣臣說出不解于位民之攸暨善頌善禱之中曲寓規諷之意宛然一幅喜起真首從筆端畫出朋友之燕太平之餘休也天

子之媚。忠臣薦蓋之至愛也。不解于位。正是其媚愛中一種至誠懇切深情。惘歎萬不能自己處。須知朋友之燕亦非安然一味享用便。且天子之媚亦非感徽燕及之恩藉。此報答君上君臣交儆。上下一心一德。此等光景非堯舜湯武在上。稷契伊尹在下。不能有此。此假樂所以爲盛世之音也。

公劉

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作其怠。此召康

公志也。合七月觀之，可作邠上風俗沿革志。合瓜瓞觀之，正可作周人述祖德詩。此詩六章，皆以篤公劉冠之。周家以忠厚開基，公劉厚之始也。各就本章見意，析分之一章遷幽，二章相土，三章營度都邑。此與上章相土不同。上是相其大勢，此則卜居之後詳細周覽，爲營建謀耳。四章落成，五章授田，六章舊說總經營彊理之始終，而贊美之余，謂此不過敘其國都既定，人民日繁，以結通章之意。爰衆而下，正承上邠居允荒而暢言之于邠，斯館四句是文字敷衍點綴。

渡下處舟楫厲鍛原無緊要止基廼理亦檢帶之語耳安得遂以此爲總敘其始終乎。

匪居匪康公劉當不啻失官竄身戎狄民生未安國勢未振不得不爾亦非專爲遷國而然場彊積倉正。是其生聚深謀遠計處疆場雖以經界言寔重耕墾。上思輯用光不平思令其民脫侵侮橫加之苦正欲光顯其國不奄奄于荒涼險僻之地也弓矢等事亦不重足兵上遷國者務防閑森嚴一以壯國容一以防外患耳。

于胥斯原猶言聿來胥宇下陟降處纔是而中揅既庶三句只見得邑居未定民已相安如此舊有云卽民之允協知邠之可都大謬順至邠而安之也宜畢至而盡安之也陟而復降正見其上下山原之勞珮服不過帶言不重亦非文事武備意

逝彼百泉二句廣原在百泉之側故逝百泉而瞻之。下觀之審也。廼陟南岡二句高丘在南岡之下故陟南岡而觀之上觀之審也。下觀者觀其包絡之形。方面之正。上觀者觀其拱峙之勢。向背之宜。京師之野。

屬下文山高而衆居亦見此爲風雨之交陰陽之介
故下四于時字緊承亦見其不能舍此他適耳處處
以安身也廬旅以柔遠也言言出政令也語語謀政
事也

古者宮室旣成則舉落祭祭畢而燕故曰落成之燕
于京斯依指京師已成都邑可依息也踳踳翔舉之
貌濟濟脩飾之貌登依處兼同姓異姓爲下文君宗
張本匏豕因此時物力未豐自應如此亦無訓儉
意但後人不可不思其儉質耳君宗俱就燕上見凡

創業君臣。與守成異。承平既成。堂陛森嚴。君臣之分。不患不明。特患堂遠。廉高。九閭萬里。上德下情。不相諳悉。故湛露蓼蕭。燕飲之設。主于導和。創業之君。與其臣披榛斬棘。沐扶風。櫛靈雨。奚啻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患不通。特患分義未明。相率簡易。如漢初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故燕飲之設。主于辨分。周之詩。一則曰嘉賓式燕。一則曰不醉無歸。而此獨言君宗各有所重也。

東西爲溥。南北爲長。旣溥旣長。就芟夷墾闢之後言。

景岡相觀。總是辨土宜以授民田之事。景者審其方面。使田畝有一定之向。岡者審其形勢。使田畝得高下之宜。相陰陽則寒煥得宜。遂生成之美觀。流泉則灌溉有資。無旱勞之患。時說陰陽頂。旣景來。流泉頂乃岡來。固是似亦不必。只散教爲妥。有田必有賦。三單者。凡起徒役。每家一人。以其餘爲羨。謂之副丁。公劉始遷。滿三軍之數而止。單者無羨卒也。有田必有稅。雖云徹田爲糧。公劉方夏時。未有百畝。亦未必行徹。特後人追論見九一之稅有所自始。故以徹言耳。

度其夕陽兼上辨土定則等事在內允荒單承夕陽句說

涉渭爲亂以通往來爲管邑鳩工取材計也以兩面夾居故曰夾以一面臨水故曰適

洞酌

通詩重豈弟上此與他詩頌美之詞不同然語氣渾融亦只閑閑褒美而箴規之意自在三章開看有以民歸民暨承上父母者未是

洞酌以遠近相取彼此相益貴賤相資爲助豈弟君

子如今人稱聖天子一般只就王身上說民之父母是君子足爲民父母意正從豈弟得之不重民愛之如父母上攸歸如窮人無所歸義同不作歸附說攸旣亦是民賴以安息非已安息也

卷阿

讀此詩者須向音響字句間領取其盛世君臣喜起賡歌氣象召公元老重臣憂盛危明一腔忠藎歷肝披膽却不作一衰颯語亦不作一規戒語只將太平極好事着力敷陳揚厲而諷諫之意自見如二三四

章已將福祿壽命說到極至處。而曰彌性曰俾爾言。外見若不能彌。并今日所享者亦不能知。然召公不言也。味俾爾語意。性非一人所能自彌。已舍下用賢。意在五六章極道賢才輔君之効。七八章極道賢才効用之思。言外又見不引不翼。則爲則爲綱。亦成虛話。多吉人吉士。見非國之無人可用也。媚天子媚庶人。見非賢之無以自効也。但君子不使。則亦無如之何耳。然此召公亦不言也。九章喻君臣感召之機。明明歸重君上。而未君子之車四句。詞若不可止而輒。

止意非不可盡而不盡末二句復以作詩之意終之。夫召公之失音不爲不多矣。曰不多非謙詞也。忠愛無已。有言若無言。若以爲君倡臣和之常耳。無多詞也。三復之。可想盛世氣象。亦可見大臣風度。大臣告君。涉一庶僚。諍語氣不得。後世忠不足而言有餘。如賈誼于漢文爲痛哭流涕之說。憂國誠深。然其言太過。無優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于此。則一不加信。然後知古人之不可及矣。

首章敘其事以發端。卷阿言其地也。飄風言其時也。

傳集
來游而歌。因歌而公。矢其音。若無意於進規者。然指顧河山。翠華來往。已與舜彈五絃。時同一氣象。公之矢音。又何異賡載之歌乎。竹書紀年。成王游卷阿。在三十二年間。公治成之後。

泮與三章。總是歡動他。而語意一步進。一步始言今之享休明。而願其求保。次言今之享疆土。而願其永君。三言今之受天祿。而願其永受全福。泮與是無係累。優游是無拘迫。只形容當日太平無事。光景游字承上來。游說游。則休矣。彌性作終其壽命。似是而非。

推原使少和平之氣。但說得賢自輔之益。使是四字。是無所不備。足以待用之意。以引以翼。以字卽所謂維。君子使維。君子命也。引如引君當道之引。翼如如予爲汝翼之翼。四方爲則。四方則之矣。非君子足爲則之謂。

頤頤章過接當云。德之足以爲則。何如此。承以引以翼。來上言用賢自輔。便接以四方爲則。然未嘗言其所以脩德者何如。故此舉其脩德之全言之。頤中德之形外者。尊嚴也。圭璋德之存者。溫美也。聞問之昭。

也望雲日之瞻也綱卽與假樂篇同義

二藹藹王多吉士字字可味小人之在國家全是一團陰凝乖戾之氣君子全是一種陽明和煦之氣故曰藹藹小人于國爲妖孽君子于國爲禎祥故曰吉日王則天子之所有矣多則用之不可勝用矣維君子使維字意絕可會見得王不能用則已如用之隨王所使定有一个報効所在

鳳凰章卽上章鳳皇之說借勢作喻以發君臣感召之機上四句只並舉鳳皇梧桐二事下纔以葦蕪二

句打合之見其兩相感應處。鳳凰鳴高岡。梧桐生朝陽。各兩句作一句讀。若上謂鳳凰必于高岡。梧桐必于朝陽。下便難通。然鳳而曰高岡。亦見靈鳥之處自高。梧桐而曰朝陽。亦見治朝之色自耀也。

君子之車四句。只見得車多。不獨可以供宸游。馬多不獨可以備法駕。用以待賢。是意中事。非口中語。矢詩不多。正與矢音相應。遂歌不是推原不多之故言。吾所矢之詩。能有幾何。不過繼王之歌。而賡載之。未罄中心所欲言也。此詩難以戒王。還以賡歌爲主。故

語多諷而無規切之詞

民勞

厲王之世。衛巫監諛。道路以目。穆公此詩。雖以戒。同列寔刺王也。詩意以禁奸爲主。奸不禁。則民不安。自然內亂京師。外訖四國。朝廷濁亂。君心顛倒。而王國亦隨之矣。通章無縱詭隨句。最重。故章章有之。小人禍國。只是一味詭隨。大氏居高位者。多喜軟熟。惡剛方。小人欲進其身。亦必未命先唯。未令先諾。陽順其意。陰匿其奸。人主不察而信之。于是逞其無良之志。

肆其嗜。吮之口窮。其罔極之惡。露其醜。厲之狀。牽連固結。遂其纏繞之奸。寇虐播于下民。而王國因之以壞。故不徒曰隨。而曰詭隨。隨者不詭。不過臧獲下賤。奔走承奉之態。隨者不詭。雖敦懿操養。亦無進身之路。合此二字。真可謂曲盡小人情態矣。無縱者明以辨之。斷以絕之。決不姑息。無縱則檢束而不敢恣。是謹也。沮抑而不敢動。是遏也。各章末二句。或正規之。或誘之。或責之。有反覆丁寧之意在。

民亦勞止。亦字與汙可字相應。曰可維。此時爲可它。

且將不及也。曰：汙曰小。皆不敢過望之詞。開口便囑。此二語已自淒絕。中國四方雖治，自有漸然先後意。不可太泥無縱四句一連說下。小人一切君權無所不至。緊要只在無縱二字。惟無縱所以謹之。遏之。玃下以字自見。憐不畏明。緊頂上句謂遏此寇虐小民不畏明命之人也。柔遠句都是除奸之後。惠澤可徐布說。然不如就無縱上說亦好。蓋小人在則遠近騷然。去卽安矣。能如相能之能書言。柔遠能邇。曰難壬。人詩言柔遠能邇。曰謹無良言下。凜凜。

小休之休以民之休息言王休之休以王之休美言
述民聚也不必指定中國渾渾還他民字便包含了
昏叟不止利口有恃寵得志足高氣揚之意無棄爾
勞當時非有除姦之勞在先只泛就平日勤勞王室
說不過往來其詞以誘之姑云云耳大都小人當去
有人心者便知之但慷慨發憤志難堅定奸黨難拔
多至于畏避調停其禍愈烈故詩人之戒及之此于
詩意雖小遠理寔如是

敬慎二句親近有德正是遠奸妙着如陳丞相平呂

安劉必先交驩太尉。狄梁公欲除武氏而廣收賢才。以自輔。正是此意。敬威儀者自治不謹。君子亦望望然去之。此又親賢之本也。

正指國家綱紀法度言。敗者敗壞之意。反則全無正矣。戎雖小子。二句憂其責任之重。授以除姦之擔也。玉欲玉女。二句告以主眷之重。望之謀國之忠也。通詩及覆詳委言之不已。故曰大謀。

板

朱子以此詩爲切責其僚友用事之人而義歸于刺。

王詠詩意信然。五章而上猶是責僚友之詞。六章而
后則已漸及于王矣。此詩光景詞旨大略與小旻相
發。三復之想見當日小人恣睢于朝廷之上。無日無
天。妄言妄做。天子不能知。羣臣不敢問。詩人大諫之
旨全在出話不然二句。而融會通章語氣爲猶不遠。
又于出話不然中見之。蓋衰世亂亡之階。邪人盤據。
必先以議論熒惑人心。是非已亂。乃紀綱法度從之。
漢唐宋三季之政。及于今日。固莫不然。三代而上可
知也。首章已盡通詩之意。餘俱本此而暢言之。上帝

二句著亂形也。出話四句窮亂本也。猶之未遠二句。述已作詩之志也。下文說方難方蹶方虐方憐天之。牖民天之怒天之渝日明日旦或正言之反言之皆以終板板之意說民洽民莫民之殿屎民之多辟或正言之或反言之總以終卒瘡之意因出話之不然因進之曰詞輯曰詞懌而憲憲泄泄囂囂譎譎躑躑夸毗又俱是靡聖管管不寔于亶的樣子歷舉而模狀之而後乃進之以牖民懷德敬天蓋不然不遠其靡聖管管等處都緣不敬生來致天災人亂不可救。

藥故敬天是第一義而敬天之實只一懷德大諫之意舍此更無餘事矣。牖民又因前卒瘁而帶言之。首章已總通章意上帝下民二語不平是已然事出話二句亦側重出話邊些。觀後面種種如詞輯詞擇卽夸毗注亦就大言諛言說可見靡聖二句正其所以不然不遠處。小人毫無忌憚毫無真寔一味威福變詐言下可想。二三四章皆反覆形容此四句意也。猶之未遠卽上爲猶不遠同有謂上專以謀畫言下統以計慮言者不必。

三章承上大諫而言其所以諫之意以天之方難方
蹶而邇憲憲泄泄故也。詞不止號令。凡廟謨國計謀
猷議論皆在內。所謂輯懌乃是平心易氣獻可替否。
忘形順理和協調劑之意。爾我同心以釐庶政。便能
爲民造福。故洽莫之効臻。而卒瘁者蘇。難蹶之天定。
而板板者安也。

我雖異事三章正形容其靡聖管管不寔於亶三章
誘之使聽其言也。四章懼之使不得不聽其言也。五
章又承第四章之意。上但言其憂。此則直言其所憂。

者在此以切責之多謂積惡愈多也熯熯如火之盛也夸則驕矜毗則讒諂皆所謂喪其威儀者也如此光景正人君子或束手旁觀或屏跡閑處安得不載尸乎民之殿屎二句自今日言喪亂二句就後日言則莫我敢揆有不敢戲談之意

天之牖民在天之開民上說而上之化下卽于此中看出無兩層牖所以開室之暗者也壘篋以聲相感圭璋以形相比取携以手相得皆言其易携無曰益言求之卽得而無費于己以益之也民之多辟卽不

洽不莫也自立辟卽不然不遠也

价人人之有德望者也大師百姓也大邦方伯連帥也大宗貴族大家也宗子宗室也懷如懷抱之懷與論語懷德同例六者之中德旣爲本則懷德宜總在後而留宗子維城于後者接下城壞故也無俾無獨二無字是着力字無道之至親戚叛之故藩垣屏翰城五者並舉而獨以城壞與懷德申言之章法錯綜變化。

此章提出敬天正與前板板相應戲豫者慢易之心

馳驅者自恣之態前曰無然者戒詞也此曰無敢者
實事也下四句又言天之不可不敬曰明日旦日及
爾開眼處便是天矣日出王曰游衍逢著處便是天
矣又何處可逃躲容人放肆得